

邱炜其人

了解邱炜其人其事，缘于本次文物普查。此前，仅从《龙游县志》(91年版)上粗略得知：邱炜原名望岑，字躬景，溪口镇双溪村人。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，后任职浙江督军卢永祥部，为南京北极阁无线电台少校台长。北伐军进南京后，脱离军阀部队，投身国民革命。1928年，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交通处中将处长兼军政部陆军署交通司长。1932年出任津浦铁路管委会委员长。1934年冬，邱炜返乡探亲时，因阑尾炎突发去世，葬溪口。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为其题写了墓碑。

邱炜的身世到底如何？我趁此次文物普查四处寻访，意从岁月的雪泥鸿爪中钩沉往事，将散落的、记忆的碎片连缀、串接，邱炜的人事才渐渐地清晰起来。

(一)

我们走访邱炜故居，探寻邱炜墓，每每经人再三指点才得以找到。所幸故居和墓虽经世事沧桑，仍保存完好。

邱炜故居位于灵山江西岸，西岸的村落也因此就叫溪西。故居坐落村中，背山面水，坐北朝南，是一幢西洋风格的二层楼房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，邱炜为给八十岁老母祝寿兴建的。故居占地面积254m²，整个建筑采用砖木结构，拱券门，青水砖墙面，墙上设有大方窗和拱券窗，大堂采用石膏装饰吊顶，宽敞明亮，具西洋风格。邱炜在故居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，从建成到病故前后的五、六年时间里，仅有几次探亲时在此居住。解放后，建筑一直作为溪口区公所办公场所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经产权拍卖，又转让给了数户村民。

环视故居内外，建筑依然，而门前的山水花园早已荡然无存。我们感叹往事如烟，物是人非，虽遗迹尚存，但昔日的风光早已不再！

我们又踏访了邱炜墓地，整个墓就建在天福山山麓平缓的坡面上，翠色环抱。墓前立一常山石圆首碑，上阴刻“龙游邱躬景先生之墓”，落款“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，何应钦题”。墓后及左右留有弧形回廊和散水。墓道曲折而悠长，台阶依山就势而筑，分别用卵石及石板间砌，道旁植花木点缀。环视整个墓地，足有近千平米。

(二)

邱炜，原名望岑，投身国民革命后改名炜。邱炜1892年生于龙南溪口的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。邱炜在家中排行第四，其上有大哥邱樟清，二哥邱樟宝，老三邱樟琪。邱炜的祖父邱积生，原籍福建上杭，咸丰初年因避战乱，举家辗转迁徙龙游，后卜居于溪口。溪口素为龙南重镇，南接处州、北抵歙县，有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优势。扼地势之要古称“龙南锁钥”；又集水利之便，商贸繁盛，人称“小上海”。自明清至民国初，溪口古镇货物贸易极度繁荣，两岸街肆栉比，江中舟楫往来如梭。凭藉一身的勤俭与精明，邱积生与儿子邱善烈(邱炜父)利用此地得天独厚的山水之利，开设了“邱公栈纸行”，经营起毛边纸和竹木生意。邱炜父亲在溪口经营的商号，很快在当地有了名气，逐步成了当地的富绅。

(三)

邱炜的童年是快乐的，小时曾就读于当地的“中和”小学。可是，不幸很快降临，邱炜的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家中由此失去了顶梁柱。少年丧

父，家道中落，邱炜只得辍学。为贴补家用，邱炜到距家十余里地的沐尘，给舅舅家打短工做豆腐。每天起早摸黑，含辛茹苦，这一干就是好几年。邱炜开始知晓人事时，他明白：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帮工是没有出息的。转眼又到了年底，邱炜回家，他祈求母亲，想继续读书。母亲通情达理，也爽快地答应了邱伟的要求。说等过了年，让大哥带你去杭州读书。当时，老大邱樟清在杭州“盐务”中学教书，老二邱樟宝在宁波做生意。这样，在大哥二哥的帮助下，邱炜就读于杭州陆军小学。邱炜天资聪颖，1917年初中毕业后，因成绩优异，由该校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，成为步科二期九连学员。1919年春毕业，邱炜供职浙江督军衙门，督军卢永祥又派他到东北军学习军事通讯。学成归队，任浙江省军用有线电话通讯大队上尉大队长，后又任南京北极阁无线电台少校台长。

(四)

1924年底，孙传芳赶走浙江皖系督军卢永祥统治浙江。邱炜随即加入孙传芳部。1926年7月9日，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，由此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。同年12月，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北伐，东路军分别由江西、福建攻浙江。据说当时邱炜所在的无线电台随浙军孟昭玉师长驻防兰溪，而负责浙西防卫的是浙军第三师，师长周凤岐，其三师所属第五旅驻衢州。周平素与邱炜私交甚厚。早在是年10月，周凤岐被孙传芳调往江西战场期间，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代表与周秘密联络，并许以委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长之职，周也表示愿意起义。在北伐军到达江西玉山，日益逼近浙境时，周凤岐以防闽赣溃兵入境为由，自杭州率三师司令部及所属第十一团赶赴衢州驻防，暗中接应北伐军入浙。1926年12月9日，北伐军东路军先头部队由江西省玉山经常山抵衢州，同日，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也到达衢州。11日周凤岐在衢州通电全国宣布起义。北伐军进军南京后，邱炜遂投身国民革命。蒋委任邱炜担任陆海空军司令部通讯组中校组长，兼北极阁电台台长。其时，正当国内现代通讯业的初创时期，邱炜一方面在军政府中主持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的建设工作，另一方面又开创性地组建军犬、军鸽等特种通讯部队，并组织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技术训练，是国内近代通讯业的开拓者之一。1928年，邱炜擢升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交通处(全国交通系统最高领导机关)少将副处长，数月后升任中将处长，兼军政部陆军署交通司司长。1932年又出任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。

(五)

民国十七(1928年)年秋，邱炜母亲八十寿辰，国民政府中不少军政要员前来祝贺。据调查了解，

◎黄胜元

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、军事部长何应钦、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白崇禧、监察院院长于佑任等专门派特使前来祝贺，并送来贺礼、贺幛。各地送的贺幛挂满大厅，并一直延伸到门前花园四周的围墙上，琳琅满目，盛极一时。此外还有地方官员、亲朋好友等专程前来溪口为邱母祝寿。一时间，溪口的这个小山村里，华灯璀璨，“胜友如云，高朋满座”，煞是热闹。为了隆重庆祝母亲这次八十寿诞，邱炜煞费苦心，为此提前做了两件大事，一是赶建了一幢西洋风格的两层洋房，在当时，这样的新式洋房不仅在溪口，而且在龙游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另一件就是突击修建了一条龙游至溪口的公路，这在当时，也是令人瞩目的壮举。邱炜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因为他知道全国各地都有宾客前来祝贺，而且不乏军政要人。

1934年冬，邱炜再次返乡探亲，并趁此机会为年迈的母亲踏勘风水。一连几天的奔波，非常劳累，这天，邱炜突感身体有些不适，后下腹剧烈疼痛。家人遂请来曾留学日本学医的侄儿邱公介前来诊治。经诊断是急性阑尾炎，根据邱炜病情，当时欲由其侄邱公介主刀手术。囿于当时龙游的医疗条件以及药品的匮乏，家人最后没有同意。遂急电杭州，又从上海调来主治医师一名，随从护士二名，沿刚通车不久杭江(今浙赣)铁路，特挂一节车厢，直抵龙游。到龙游后，再换乘汽车赶赴龙南的溪口。时值隆冬，天寒地冻，医生护士到后，急忙进行术前准备，关闭洋房门窗，生起白炭炉子，权当手术室。正当手术行将进行之际，上海来的医生却因一氧化碳中毒昏迷，一时气氛十分紧张。大家只得抢救医生，手术被迫延时进行。次日，医生情况好转，手术才得以继续进行。据说手术还算顺利，医生也比较满意。然而，随后的二三天里，情况却出现了逆转，病人出现了并发症。由于缺少必要的药物，医生再无回天之力，正当盛年的邱炜就此离世，时年42岁。邱炜死后，于右任、唐生智等前来吊唁，但此时，和邱母寿辰时的热闹场景相比，前来奔丧者已是寥寥，更显得冷清。后家人将其入殓后，暂厝于洋房东边侧屋，次年阳月下葬。墓址选在今天的庙下乡溪东村下山坎。



《徐霞客游记》中，首次写到龙游(虽然此前至少两次经过龙游)，是在庚午(崇祯三年，1630)夏《闽游日记(后)》的卷首语中。是年七月十七日徐霞客离开家乡江阴南扬岐，“二十日到武林(杭州)，二十四日渡钱塘，波平不惊，如履平地。二十八日至龙游，觅得青湖(今清湖)舟，去衢尚二十里，泊于樟树潭。”徐霞客在龙游换“青湖舟”去江山清湖，上岸后，“冒雨行二十里。一路望江郎片石，咫尺不可见，先拟登其下，比至路口，不果，越山坑岭，宿于宝安桥”，留下了三过江郎而未上山探胜的遗憾。

丙子(崇祯九年，1636)九月下旬，徐霞客五十岁，“发兴西游”，浙江是他旅行途中的第一站，写下了《浙游日记》。他游览了杭州、临安、金华、兰溪等地名胜之后，十月十三日日记：“……二十里至湖镇。又十里至龙游。日才下午，候换剥舟，遂泊。”也就是说，这天徐霞客泊舟龙游，船上过夜。从上述日记中知，他到龙游时“日才下午，候换剥舟”，是否上岸观光或用餐，日记未记，不好妄言。然徐霞客“至”湖镇，“泊”龙游，在龙游过了一夜，千真万确。翌晨，徐霞客随舟离开龙游，望衢州而去。

衢州位于闽浙皖赣的中心地点，史称四省通衢。徐霞客游历闽、赣、皖三省与湘、桂、黔、滇各省名山大川，衢江是其行旅必经的水路。也就是说，徐霞客从江阴家乡出发游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，以及西南诸省，一定要从运河乘船到杭州，然后溯钱塘江、富春江、兰江、衢江、江山江(或常山港)而上。而龙游，则是衢江这条水道上的一个县治码头。

自从5月19日(徐霞客日记开篇出宁海西门之日)定为“中国旅游日”之后，全国各地凡徐霞客涉足的地方，纷纷都在打“徐霞客牌”，在徐霞客经过的城镇或风景区修“霞客亭”，立“霞客像”，宣扬徐霞客事迹，以纪念这位可以和马可·孛罗相提并论的伟大旅行家，让今天的游客了解徐霞客对我国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贡献。

我想，只要有关地方当局的领导人有心，做点“徐霞客文章”，不过举手之劳。就衢州地域来看，江山似有先见之明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就在江郎山上修建了“霞客亭”。今年11月10日，笔者在江山参加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年会时获悉，江山市与宁波市正在规划共推“徐霞客游线申世遗”一事，以做大“徐霞客文章”。

去年，衢州市建设局一位老工程师告诉我，航埠河东村请他和他的团队，为那里明朝嘉靖年间的举人“郑秀夫牌坊”立碑说明郑秀夫行状的同时，又在其旁立了一块镌刻徐霞客丙子(崇祯九年，1636)十五日日记中对航埠一带江景描写的碑石：“……两岸橘绿枫丹，令人接应不暇。又十里，转而北行，又五里，为黄埠(今航埠)街。橘奴千树，筐篚满家，市橘之舟，鳞次河下。”此举，不仅让村里的人们记住了故乡的历史文化，也让过路人对那里的文化底蕴刮目相看。笔者以为，河东村此举，甚是高明。

现在各地都在搞“文明城市”与“美丽乡村”建设。我想，就龙游这个旅游大县而言，若能做点“徐霞客文章”，不仅花费不多，而且事半功倍。简言之，即在龙游衢江边的古码头，或者江滨公园里，立一块镌刻有徐霞客记述当地文字的碑石，或者立一尊徐霞客塑像，皆能提升龙游人文底蕴的档次。

徐霞客夜泊龙游

◎庄月江